

辛亥革命在安庆

沈 寂

安庆是辛亥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之地。从辛亥革命的十月到癸丑的七月，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突出的典型性。皖督更迭次数的频繁，为全国之冠。皖城在此期间所遭受的损失最为惨重。它既是南北势力对峙的前哨，又是东西对垒争夺的场所。现在简述其从响应武昌起义到二次革命失败的经过，温故知新，以志纪念。

—

在辛亥革命时期，安庆是一个有革命传统的省城。徐锡麟在安庆演的孤胆英雄刺恩铭，震惊中外；熊成基的马炮营事件，更是岳王会苦心经营好几年才发动的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均有着自己独特风格。武昌首义后，鄂军政府传檄到皖城，要求“相与左提右挈，靖此南陲，……共建民主，永享治平。……”安庆的革命者，早就跃跃欲试了。

但是，安庆的宣布独立，却迟迟在11月8日，不仅比湖南、九江、南昌为迟，且比陕西、山西、云南、上海、浙江、江苏都要晚。在革命高潮来临的时刻，毗邻鄂省的安庆，不能立即响应者，关键在皖抚朱家宝。朱家宝是一个精

勇强悍的刽子手，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血腥镇压熊成基马炮营起义。并一反冯煦所为，大肆株连党人，使安庆的革命领导核心岳王会摧残殆尽，一蹶不振。朱家宝还是一个政治嗅觉十分灵敏的反动家伙。当他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立即感到自身处境的危险：“自昔武汉用兵，必先注意安庆”。则电请海军部调集长江兵轮，“防堵九江，以杜下窜。并给安庆所有的军队（包括新军在内，当时安庆有新军第三十一混成协，下辖六十一、六十二两标）都发了子弹，加强防守。后来风传新军有起义响应武昌的动向，又把新军都调出城外（六十二标驻集贤关，六十一标驻五里庙，相距甚远）所发的子弹全部收回。并从两标中抽人临时成立一混成营，赴鄂皖交界的英山驻防，以截革命军从陆路来。同时向南京要来江防营五营，帮助镇守安庆。

革命党人吴旻谷是老同盟会员，曾在安庆新军活动过。中部同盟会总部在上海建立，他赴沪与范光启、宋教仁、陈其美等联系，返皖途中，适值武昌起义，即到安庆密约王天培等同志响应，但因安庆的革命力量“一挫再挫，豪健散亡”。又有新到的江防营严密防守，难以发动。即西上湖北，与黎元洪谋联合，自任“斡旋长江大局”。黎元洪愿“以一混成协军火相助”。吴重返安庆，约定新军于重阳起义。因临时推定的指挥胡万泰畏葸失误，新军枪中又无子弹，无法发动进攻。朱家宝得讯后，下令遣散六十一、六十二标新军（缴还军装，每人发银六元），并闭城按户搜索革命党人。此时吴旻谷被封锁在城内，情势万分危急。咨议局议长童搢芳（茂轩）“急诣抚署谎言城内暗伏革命党数百人，携带炸弹无数。急则暴发与城俱尽，缓之则阴挟危险物自

去，宜戒门者禁入不禁出，消害无形”。朱家宝然其言。吴旸谷遂得脱险，再赴武昌。但这时鄂军正与北军酣战，没有兵力可以援外。于是由詹大悲陪同至九江请兵。浔督马毓宝也一时无兵兼顾，吴旸谷遂先率学生军东下，到达省垣时，安庆已宣布独立。

十一月初，革命形势如破竹，全国宣告独立的省份已过半数。以咨议局为代表的安徽绅商，欲争取主动，和平过渡实现安徽的独立。先劝说朱家宝“顺应人心”，效仿江苏巡抚程德全。但是，朱家宝誓与革命党人势不两立，他的家乡云南于重阳独立后，革命党人拘捕了他的父亲，“令作书劝之降”。朱因恋于官位，决心“移孝作忠”。其父“旋愤卒”。家宝仍不以为然。以所他给咨议局的答复是“家宝食清之禄，死清之事，城存与存，城亡与亡。诸君无复多言。”

11月4日——7日，皖北咨议局成员王庆云，张纶与党人张汇滔等起兵于淮上，逐走寿春总兵，宣布寿州独立。这对省垣是一个很大的推动。省垣咨议局召开全体大会，决定于11月8日（九月十八日）由地方自行宣布独立，把龙旗换成白旗，到会者约五、六百人。同时作出六条决议。其中有：“飭江防营撤回”；“朱家宝去留，听其自决”。一星期前还坚持反动到底的朱家宝，此时竟然一反常态，表示接受咨议局的意见。固然有人向朱家宝献计：“阳示反正，可保全地位，以待时变”。要他“保全地位，以待时变”的，其实是袁世凯。袁世凯怀着勃勃野心，从彰德再次出山，就密电朱家宝：“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不可胶执书生成见，贻误大局。朱家宝与袁氏的关系非同寻常，他儿子朱纶拜载振为干爹，就是由袁氏引进的。今天择投新主，就是不“胶

执书生成见”。奉令坚守安徽这块阵地，才能不“貽误（袁氏）大局”。

咨议局举朱家宝为安徽军政府都督，革命党人王天培为副都督，使清抚与民督合署。朱家宝借口各省独立都没有设副都督的名称，要求改为军事总监。暗中差使巡防营统领刘利贞蛊惑军心，煽动数百流氓反对王天培强令剪辮为名，牵率皖绅童茂轩、邓申侯（绳侯）等人闯入都督府，公然反王拥朱。革命党人不甘示弱，王天培则于第二天亲赴都督府，直向朱家宝索取印信。自称由鄂军都督黎元洪派来的皖省大都督。朱家宝把印信交还咨议局，王天培又赶到咨议局诱取，一面委派同党担任机关各级职员。一切行动，都是采取强迫手段，致多方不满。甚至引起一些群众拥集军司令部（督练公所）向王天培索取印信。11月11日（九月二十一日）商民罢市。反对王天培抢印。经各界代表窦以钰、洪思亮等人的调解，王天培终于把印信交了出来。自己也离开安庆赴淮上，绅商学各界仍举朱家宝为临时都督。

咨议局苦心孤诣地设计清抚与民督合署的方案，其意愿全部表达在11月8日的安民告示里：“照得武昌起义，同胞万众一心。各省闻风响应，从未妨害安宁。皖省长江重地，独立乌可后人。……转瞬民国成立，人人共享太平。”他们着重衡量了安庆的军队，既有倾向革命的新军，也有忠清反动的巡防营和由南京调来的江防营。但新军已为朱家宝解除了武装，有些已被遣散。虽然在宣布独立前的会议上，决议“速将已解散之新军招回编制”，一时还难以做到。而巡防营和江防营都全副武装，牢牢为朱家宝掌握。安庆绅商深虑“江防营素无纪律，惧一经反正，恐其糜烂地方”。巡防营

更是这样。还有一支新军组成的混成营驻守英山，又是远水难解近渴。所以他们想利用朱家宝羁縻旧军队，以实现“安宁”的独立。朱家宝则就汤下面，执行袁氏的任务。王天培不服，更引起绅商的反感。安徽咨议局本想实现和平过渡，其结果，所付出的代价既巨且惨。

二

皖省咨议局在推举朱家宝为都督的条件中，虽有“飭江防营撤回”的一条，但江防营的离开皖境，并非由朱家宝打发走的，而是由于江宁下游的苏、松、常、镇各府纷纷独立，使“江宁防务吃紧”是由江督张人骏主动把他们从陆路调回去的。事也凑巧，江防营前脚离皖（11、11）江西的浔军后脚开进了皖城（11、13）。不过，这支军队是由皖省自己请来的。

在九江称浔督的马毓宝，本是南京五十三标标统，武昌起义后，盖为两江总督应朱家宝所请，该标被派“驻防九江，以杜下窜”。但是马毓宝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也竖义旗，宣布脱离清廷。这次是奉鄂督黎元洪之命，发兵东下。浔军进入皖境后，又分二路。一支由黄焕章率领，留安庆；一支由黎宗岳率领，直捣金陵（实际上留驻在大通）。他们控制了安徽的局势。

浔军出兵东征，早有拟议。原拟由浔军参谋长李协和统领，后闻安庆已经光复，遂改派黎宗岳和黄焕章。黄焕章“才识远不逮李协和”，其出身既“低微而又庸劣”，一切由兵站长顾英出谋。顾英是个唯利是图之辈。所部约二千人，多是临时召集的“洪江会匪，纪律之劣，尤在江防营

下”。皖绅本指定他们在东门外五里庙标营驻扎，不要进入皖城。黄部不听命，全数进驻城内师范学堂。安徽军界倡议与淞军共同组织军司令部。推黎宗岳与胡维栋为中央司令长，唐润甫、管鹏为军务部长；宋邦汉、刘国栋为参谋部长；胡万泰、龚克定为司令部长。……顾英本想攫取财政全权，只捞了个庶务科长，黄焕章也未得委要职，均大为愤愤。

15日（二十五日），淞军参谋长李协和通知黄焕章率部回九江。顾英则怂恿黄焕章向安徽咨议局索饷万元。咨议局案以钅在顷刻间难以筹集偌大款项，答允先发二千五百元。顾英竟唆使军队鸣枪威吓，使全城震恐。咨议局急忙把黄焕章邀到局署磋商。顾英就利用这个时机，拥众到都督府。朱家宝听到枪声，疑心是淞、皖军联合攻他，遂仓惶缒城逃去上海。顾英就与都督府的卫队合流，焚掠都督署，枪掠军械所，洗劫藩库。一时乱兵满城，谁也阻制不了。傍晚时分，巡防营和城中的无赖，群起劫掠，混水摸鱼。凡富绅及三牌楼、四牌楼一带的商店和公典，莫不被祸，无一幸免。淞军回营时，“所掠衣物，堆集整齐，知其出于预定计划”。

这次洗劫的损失是惨重的。据事后不完全的统计：一、藩库所存的银洋，约有八万余元；二、军械所快枪二十余支，子弹一百余万发，机关炮六尊，过山炮十二尊；三、商店及居民被劫掠的，约有百余家，所失达百万。一不做二不休，黄焕章在抢劫的翌日，干脆重组军政府，自任总司令，“前已举之人员，皆置之不理”。抓几个市井流氓，当众枪毙，宣称是抢劫、放火的主犯，以图掩饰。

黄焕章、顾英纵兵抢劫时，吴旸谷正好应芜湖电邀不在安庆。17日返皖，只身入黄司令部“严词诘责”，黄仍托

词无军饷，吴旸谷说：“饷事我负责，汝当即日离省。”就在此关键时刻，有一个叫王则的徽州人，自称是由黎大都督派来的代表，以危言悚焕章：“吴旸谷来，必讨乱皖者罪，公无望出安庆一步矣”。黄自知有罪，益不自安。下密令软禁吴旸谷。咨议局的洪思亮、黄书霖等闻讯后，多方奔波，百计营救，又恳欧美人士出面担保。黄焕章即嗾其派卫队以手枪乱击吴旸谷。吴中七枪。命毙于别室。于是城中又大乱，一些与黄焕章有牵连的人跑了，藩署在大乱中付诸一炬。安庆的糜烂由此达到极点。

浔军的暴行，特别是枪杀吴旸谷，激起了皖省军民的公愤。安庆城中仅有的马队一营（原属混成协），本欲与浔军相拚，但因人数少，又无军火，未轻举。现在，驻在英山的混成营，已闻讯赶回，胡万泰率先部达安庆西门，管鹏等也潜出集贤关，约集散驻城外的新军余部，与胡万泰会合讨黄焕章。韩衍等在城内把各校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青年军。城内城外联成一气。一场与浔军的火并，看来势不可免。皖绅陶镛（寿民）等，怕桑梓又被战祸，乃相与调解罢兵。并联合绅民电请黎宗岳为都督。黎宗岳同意后，声称把军政府就近设在大通镇。

武昌、九江都得悉安庆所发生的一切。九江都督马毓宝即派李协和来皖查办。11月20日晚到达宜城。通过老同学（李与胡万泰等都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的关系，会合咨议局的各界代表进行调停。限黄焕章于三日内离开皖境。安庆的绅商各界，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急欲有人出来维持大局，日前推举的黎宗岳又不在安庆，因此又议请李协和为皖督。李答允暂时代理。可是，到第三天，街上出现了徽文。

檄文历数黄焕章在皖城所犯的罪行，并总结了前一阶段安庆混乱的历史，最后指出：“今与浔军约，今日不去，愿以明日，明日不去，愿以三日，三日不去，则是终浊乱一隅矣。吾皖各界，有周公东山之例在，殄厥渠魁，余者分别诛释，惟明鉴之”。同时，“备筵醢李之行”。这是安庆的革命党人对浔军所下的兵礼相辅的逐客令。他们所以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因为他们看出了李协和这次来皖，是“合黄贼为一，意在盘踞”。他们在驱逐客军的同时，还责问皖绅（咨议局）黄书霖、洪思亮等“何故受贼委任”黎元洪亦电令李等即日回九江。浔军遂于11月28日乘安吉小轮返浔（民元，柏文蔚莅任皖督，先拿王则枪决，并请通缉黄焕章归案法办，适宋案起，遂中止），安徽各界才得收拾余烬。由邓绳侯、史推恩（恕卿）、潘世琛、韩衍等人出面，筹组“维持皖省统一机关处”。下设军政、民政、财政三部。为了息止争端，暂不设都督，虚席以待贤者。但是，凡内外交涉及发号施令，都由统一机关处执行。设参事会以为监督，推邓绳侯为议长。

为什么在浔军乱皖的余烬中所筹组的机构，不称都督府，而名“维持皖省统一机关处”，则必须补述一笔乱世中纷起的群雄。安庆自咨议局推举朱家宝为都督以后，对“都督”一席垂涎者纷纷出现。先由王天培与朱家宝争督。朱在此时做都督，由于形势的不同以及其心怀鬼胎，再不能像巡抚那样专权了，一切都推交巡警道方耿环。方耿环就成了由朱家宝派生出来的实际上的都督。六十二标教官刘国栋，认为有机可乘，率领一部分新军包围巡警道的衙门，赶走了方耿环，就自己称起都督来。胡万泰也曾带领测绘学堂的学生

数百人，包围巡抚衙门，勒令朱家宝交出印信，扬言他是同盟会派来的安徽都督。在此期间，由咨议局推举的都督有四，自称都督者则有三。维持皖省统一机关处的出现，就是为了结束这样的混乱局面。

三

当鄂军政府以黎元洪的名义电约各省代表，至武昌议商组织中央政府的同时，老革命同盟会的根据地江、浙、沪也联名发出同样的倡议。于是，出现了同盟会与鄂军政府对领导权的争夺。黎元洪令浔军东下之时，也正是江浙组织联军令攻江宁的时候。双方的目标都是为控制东南重镇——南京，以稳固自身的地盘。由于鄂方受到北军主力的牵制，派不出足够的兵力。江浙联军则以优势的兵力，捷足先得了南京。终于争得了组织中央政府的地点，由此形成了宁、鄂门户之见。浔军黎宗岳遂留驻于大通。

安徽地处宁、鄂之间，政治形势不可能不受双方的影响。

在辛亥革命中，安徽地区的革命活动，是以岳王会为中心自成体系的，但在熊成基起义被镇压后，主力损失殆尽，革命活动已基本上依附同盟会。特别是中部同盟会总部在上海成立，有许多皖人是其中的主要成员。安徽的咨议局与江浙立宪派的关系比较密切，曾为收回铜官山利权、苏杭沪的筑路权并肩战斗过。加上浔军洗劫安庆的惨痛插曲，使得安徽在革命中心东移的时际迅速倾向宁方。孙毓筠出任安徽都督，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运而起的。

孙毓筠，字少侯，当朝相国孙家鼐的侄孙。光绪末造，“以富家子破私产十余万金资助革命事业”。一九〇五年，

先叫妻子汪珏带领两个儿子到东京留学，自己也于次年东渡，参加了同盟会。深得孙中山器重，曾代理同盟会总部庶务长之职。江苏光复，孙毓筠被任为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各省代表在沪时就选举他为安徽省都督。安徽旅沪同乡会也公推他为皖督，同盟会任他为安徽省支部长。在南京被联军克服的第二天，孙毓筠到达芜湖，以皖省都督的名义通电全省各属：“本都督辱各省都督公举，并由本省代表公推，义不容辞，已于本月十三日（12月3日）由沪莅芜，巡视军民各政，即日到省视事。所有各府州县官吏局所，均暂照旧办事。如有更换，由皖南北民政部长遵员详请本都督委任，不得私举，致涉纷歧。……”安庆得讯后，乃召集临时省参事会，“全场一致票选孙毓筠为皖军都督”。淮上军总司令和庐州、芜湖、大通等军政分府也一致拥护。

维持皖省统一机关处至此已完成了它的任务，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统一机关处所虚席以待的都督一席，也正是孙毓筠。孙毓筠于此时此刻，是非他莫属的皖督人选。

正式的安徽都督，应以孙毓筠为第一任，为使全省事权统一，对各地现有的军政分府，应一视同仁地予以撤销。但孙毓筠莅皖后的第一个目标，也是他全力对付的却是大通的黎宗岳。为同盟会扩大势力范围出发，孙毓筠奉同盟会之命，首先驱逐鄂方势力，那是合乎逻辑的。

四

黎宗岳被驱走之后，安徽的矛盾深入内部。柏文蔚想回安徽取孙毓筠而代之。几乎于孙毓筠到任之日起，这个斗争就已经揭幕了。这场斗争形式上是从韩衍身上开始的。孙毓筠

回安徽就任都督，仅光杆一人。维持皖省统一机关处的秘书长就是韩衍，是一位衷心拥戴孙毓筠的人。他为孙的莅任，作好了一切准备。

韩衍，字蓍伯，又名重，原籍江苏丹徒。曾入小站袁世凯幕府，对袁氏之为人，了解较深。与同盟会早有联系，孙毓筠在南京被捕；他受到嫌疑，潜遁日本。后由杨士骧推荐来安徽。任督练公所文案。时值熊成基起义失败，他又以同盟会会员参加了岳王会。并与陈白虚、孙养廛等创办《通俗报》，鼓吹革命。得到咨议局成员的支持。

辛亥，黄焕章蹂躏皖城。发起“维持皖省统一机关处”檄逐黄焕章，文钱李协和等举动，都是由他主谋。他在“统一机关处”的发起文中说，为不使“吾皖三千万人之生命财产为个人都督的代价”，才“虚此一席”。他把城内陆军小学、测绘学堂、尚志小学等校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青年军。自任总监军，亲自为青年军上“精神教育”课。使一支具有七、八百人的知识青年武装，成为朝气蓬勃，军容严整。纪律严明的新型队伍。易白沙和高语罕等优秀青年，是这支队伍的主要领导骨干。它对维持省垣的秩序、治安和局势的稳定是建有首功的。孙毓筠莅任后，青年军直隶于都督府，受孙指挥。孙毓筠的皖督，就是依仗这支青年军。

韩衍还在安庆发行《安徽船日报》，作为都督府的喉舌。又与高含（语罕）、易岬（白沙）办《血报》，为青年军的机关刊物。韩衍在安庆光复的初期，确实起了很大作用。

韩衍是个急进主义者。他的政治思想，从他在对青年军的“精神教育”讲话中，可见一般。青年军标榜的是人道主

义)表现在以“人”字旗为军旗),但采用的手段却是“弹丸政治”。看来,他是以枪杆子解决问题的,言辞之间,充满杀气。使温和派闻之胆颤,本来支持和赞助他的一些立宪派人物,都产生不满情绪而远离他了。

自安庆光复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时间虽只几个月,安徽的革命派与立宪派(以咨议局为代表),都起了很大变化。同盟会由秘密转为公开,咨议局也由参事会而临时议会。同盟会不仅公开,而且已成了掌权的政党,随着革命重心转向宁方,似乎南方诸省都成了同盟会的天下,有些党人盛气凌人的傲慢神态,不可避免地使人反感。“于是凡非同盟会的团体与由同盟会分化出来的团体,渐有互相结合以抗同盟会的趋势”。分化首先始于同盟会。据有的记载说:

“发动安徽起义的主要是一些同盟会会员,可是因为他们争权夺利,竟分化为八个党派:①社会党(吕大任);②统一党(姚愚);③工党(洪梦揆);④平民党(韩衍);⑤保安会(青红帮);⑥进化党(范围);⑦自由党(高介);⑧国民党(管鹏)”。关于非同盟团体与同盟会分化出来的人相结合对抗同盟会的情况,据常藩侯说,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安庆尚有五个党。“国民党,负责人是常藩侯;自由党,负责人是程筱苏;民主党,负责人童懋轩(挹芳);统一党,负责人陶寿民;共和党,负责人光升”。在这五个党中,除国民党外,其余四个都是原来的立宪派组织的,这时他都是临时议会的成员。

从各党派所掌握的报纸上,可以看到都督府与临时议会的矛盾。《安徽船》是都督府的喉舌,《民岩报》还代表同盟会的声音,另有一张《共和急进报》者,就是与之唱对台

的了。《共和急进报》攻击韩衍，公然袒护袁世凯，宣称“大总统一席非得雄才英略之袁项城万不足以胜任愉快”。而韩衍则认为“中山一去中原暗，快组虚无一党行”。该报在1912年3月15日的《社论》中，已把矛头直指孙少侯。

他们不满意在同盟会控制下，由十七省代表所推选的皖省都督，要求由皖省人民自己来选。甚至说安徽至今不能统一，“推原其故，皆自孙少侯始也。”

这是欲与同盟会相抗衡的声音，并不足虑。可畏的是来自内部的反对派。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与《共和急进报》异曲同工的论调：“孙毓筠吸食鸦片，白天不办公，不见客，实权握于韩衍之手”。并说，“韩衍是江苏人，安徽同胞为了爱护桑梓，必须实行皖人治皖。”此论来自驻守在浦口的第一军军长柏文蔚。柏文蔚想当皖督，曾托黄兴转陈过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孙中山说，柏文蔚和孙毓筠，都是革命同志，又是安徽同乡，让他们自己商量。如孙不愿相让，以后再谈，所以柏文蔚才是与孙毓筠争皖督的劲敌。

这个消息传到安徽后，有关方面是有反映的。如程恩普，丁象谦、高语罕、梅佛航、管鹏等，就曾联名邀请韩衍加入安徽太和县籍，并在安庆北门内醒民戏院召开欢迎入籍大会，故意大肆张扬。《安徽船日报》上指名攻击柏文蔚。骂他不是为了推翻清室而参加革命的，而是借此抢夺地盘，升官发财。准此，柏文蔚也有电文致孙督，相互谩骂指责。韩衍则把孙、柏往还电报，编成《五日交涉记》向外散发。这样，就使矛盾由表面化更趋于激化。柏文蔚“认为孙是阿斗，韩是诸葛亮。要使刘禅就范，必先解决孔明。不久，韩衍遇刺于安庆同安岭时。凶手是柏文蔚的本家侄子柏若浩。

据说在柏文蔚接任皖督之后，柏若浩不仅逍遥法外，还经常当众夸耀刺韩之如何勇敢。韩衍死，无异砍折了孙毓筠的臂膀。同时，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对皖督的更迭也不是没有影响。

柏文蔚在安徽不是等闲之辈，在辛亥革命中，更是显赫一时。他掌握的第一军，用他自己的话说，“控制苏、皖两省要道、实力相当雄厚。尤其在安徽，基础更深厚。一九〇三年，柏文蔚在安徽大学堂学习，就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开除，旋入武备练军。一九〇五年与陈仲甫、常藩侯在芜湖组织岳王会，也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岳王会是安徽辛亥革命的领导核心。柏在同盟会的地位没有孙毓筠高，但他的实力远比孙为强。黄兴是支持柏的，陈仲甫在安徽光复后，由孙毓筠邀回任都督府秘书长（韩衍是统一机关处的秘书长，孙毓筠督皖后是都督府秘书，与秘书长同为特任），因与孙的意见不一，不久将秘书长让与李光炯。柏返皖，陈仲甫才再次出任皖督府秘书长。陈亦主张柏返皖取代孙的。陈对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均保留有自己的看法。在此期间，他是支持柏文蔚一方的。所以柏文蔚的回皖，内部也有人人为之开路。如果说孙中山与黄兴之间的分歧，反映了华兴会与兴中会的痕迹。则柏文蔚与孙毓筠的矛盾，也属岳王会与同盟会之间的门户之见。

几个月前，孙毓筠众望所归被拥为皖督，是形势的需要。而今他已被内外夹攻，又到了非走不可的地步。不过，造成这形势的，固然是自身矛盾的运动，袁世凯促成其事，也是不可忽视的方面。南北议和告成，使南方失去了主动。但在唐绍仪内阁任内，还曾按同盟会的意愿，宣布王芝祥为直隶都督，柏文蔚为山东都督。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安排。

但为袁氏所识破，他甘冒破坏《约法》的大不韪，也坚持改派王芝祥南下解散军队，否认柏任鲁督，变被动为主动。江苏张謇、马良等也提出苏人治苏，要求第一军离开浦口。黄兴（留守主任）支持柏返皖。袁氏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批准了孙毓筠的“病假”，叫他赴京休养，孙毓筠投袁，有其自身的原因，但不能否认，内逼与外诱同时起了作用。

孙去柏来，安徽面临了中央与地方，似是而非，革命与反动，若隐若现，武力与政治，软硬兼施的局面。柏与孙争督，很顺利地取胜了。但在与袁氏的较量中，终于失败了。袁世凯在任命柏为皖督的同时，电召胡万泰进京，授以五狮军刀，以提高他的地位，暗示可以取柏而代之。胡万泰是阮忠枢（曾为袁秘书长）的女婿。柏也明知他已“入袁之彀中”。但尽管袁世凯对胡是故作姿态，实际上并不信用他。置于柏身边，起掣肘作用。柏却不敢动他。在袁世凯向南方的国民党人步步进逼的过程中，柏文蔚虽曾在黄兴的影响下，通电反对袁氏政府用以发动内战的大借款。但当袁氏跃马横刀杀过来的时候，反而恭而敬之地束手待缚。就在袁世凯已称国民党人为“暴民”，视南方国民党籍的诸督为叛逆的时际，柏文蔚还在致袁氏书中，侈谈新旧抵触和党派离合，并建议责任内阁制，劝奸雄加入国民党……。持“力任调人”的超然姿态。所以袁氏在复书中说“嗟呼，烈武（柏文蔚号）！恨不能与君握手同行，痛哭于大荒之野也”。以致柏文蔚被袁氏免职后，自认为是“大势已去，只好洁身引退”了，让袁世凯派来的孙多森接任，几经辗转更易，安徽的讨袁军在国内已无立足之地，倪嗣冲竟攫取了安徽都督，而坐收渔人之利！

（本文系作者“辛亥革命在安徽”的安庆部分节录。）

血染宜城 功照汗青

——谈1907、1908年安庆起义的成败

安庆师范学院 闵传超

安庆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其境，龙山峥嵘，大江搏动，障吴屏楚，山灵水秀。安庆素称文章翰墨之邦。人才荟萃，崇尚大义，豪杰辈出，蜚声四海。她是桐城派的故乡，我国第一台蒸汽机的诞生地，尤其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更为重要。她哺育了众多的革命志士，吴越一弹，震动全球；锡麟一枪，血溅疆臣；成基炮响，义薄云天；从云举帜，窥荡北国。陈独秀、倪映典、石德宽、宋玉琳、程良……都是近代风云人物。今届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之际，缅怀先烈之情油然而生，拟就徐锡麟、熊成基先后领导的安庆起义之重大影响和失败原因，略陈管见，期方家教正。

首先谈谈，他们为什么要选择安庆举行起义？笔者认为：

第一，它是沿江中心城市之一，安庆自清初以来，历二百七十余年，长期是安徽省会。它既是全省的政治、文化中心，又是经济中心之一。省治、府治、县治均集中设此。1861年曾国藩创安庆内军械所试制出我国第一艘轮船，它是我省也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发轫，洋务运动期间，安庆还相继

成立了火药局、军械局、电政局、银元局。甲午战争以后，陆续在安庆创办的厂矿有：永顺煤矿公司、丰盈榨油厂、广济轮船公司、安徽省会电灯厂等。1902年安庆被辟为通商口岸，外轮蜂拥而至。安庆的几家轮船公司也于1906年购置几艘小轮船，专驶本省沿江各地。安庆的工业、交通正以蹒跚的步伐迈向近代化^①。安徽近代教育，以1898年创办求是学堂为标志。1907年安徽共有高等学校三所，中学二十一所。安庆无疑成为全省的教育中心，高校全部办在省城，建校较早、影响很大的桐城中学先办于安庆，后迁桐城。据1909年全国各省专门学堂学生统计，是年，安徽专门学堂学生为1144人……在全国23个省中居第六位^②。相对来讲，安徽近代教育发展速度较快。

由于安庆是沿江中心城市，工商辐辏，交通方便，学校林立，它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成群的近代知识分子相聚一地或继续求学，或就业谋生，使他们容易看到自己的力量，集中自己的智慧，有利于革命思想的相互传播和激荡。相对来说农村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在这种情况下，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党人很自然地向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实体靠拢。皖浙地区的革命志士则冀望于能从安庆这类城市寻找自己从事军事活动的政治和物质支持。

第二，它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地。安庆地处长江要衡，背山面水，向有“枕三吴而控全楚，背淮泗而吭豫章”之险要，山深水衍，利于战守。太平天国战争之际^③，曾国藩曾说：“安庆一军，关系淮南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后来徐锡麟欲于绍兴首先揭竿，陶成章劝止说：“浙江非要